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十五目錄

冥定篇 此篇皆集九鯉仙夢

九鯉仙夢

朱進士煜夢對聯

鄭啓夢

劉閔以夢定名

朱士容夢魁子

文温州夢孔老人語

唐子畏夢中呂字

遇鍾李二公夢

李木夢謔語

林大中夢

鄧別駕夢詩句

趙觀察夢論語句

林狀元夢片犬字

康司空夢

吳生夢

林學士夢金馬玉堂句

莆王叅政鳳靈父夢

都玄敬父淮明謁夢

鄱陽賀福州霖

莆廖太守梯

林方伯問諸子功名

泉南黃生

嘉興守托夢

泉南陳侍御讓夢

長泰縣戴侍郎夢

福州林尚書夢

莆黃金求夢

莆吳侍郎微時夢

陳經魁祈功名夢

仙邑鄭瑞星夢

莆有人求子夢

有一生祈功名夢

莆陳副使

莆曾令君夢鰲

南安傅黃門

有人問功名

宋陳僕射

豐城余副使夢

姜解元鏡夢

耳談類增卷之十五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堯家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梓

唐 景 叔永

冥定篇五

九鯉仙夢

閩山水奇絕亡踰於武夷九鯉皆仙靈主之而九鯉者謂其父為八公之徒從淮南王叛敗九子諫不從乘鯉而去事本荒唐第自漢唐宋來仙以夢顯今集其說臚列不窮皆地靈所為然仙能前知而事後始見問亦何益祇足發人咲耳前知者數定前定故也讀其語皆可令盧生夢破而何必黃梁熟哉

朱進士煜夢對聯

莆田朱煜以子與壽乞夢於仙夢見門生周方伯瑛正月初三
賀年朱詰之曰何晏也曰因作聯贈師故晏也聯曰先生宜壽
數遵七七令子登科喜見雙雙後子愷悌皆成進士煜壽七十
七

鄭啓夢

莆田鄭啓於嘉靖庚子科求夢於神問已功名夢一人曰今年
解元鄭啓莫言鄭大喜以為己名已定特令莫洩耳是秋榜發
乃鄭啓謨謨莫言也

劉閔以夢定名

莆田劉閔在母腹中父以子問神夢語之曰孝哉閔子騫已而
子生因定名曰閔既長以孝聞天下 孝宗武宗朝累徵不起
不惟功名前定德行亦前定也

朱士容夢魁字

興化郡丞朱士容婦有姪以子求夢于仙夢人以科舉袴相視
惟一魁字後生男名魁兒謂必驗之乃年二十得危病自曰魁
字二十鬼也吾其休矣果卒

文溫州夢孔老人語

文溫州休為徵明先生尊人在郡病以祈仙仙曰孔老人之言
即是明日有老人請事曰命解之板共得五十六片內三片朽
無用問汝何姓曰姓孔嘆曰定矣遂不起年五十三

唐子畏夢中呂字

姑蘇唐子畏寅亦以壽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不曉何語後
見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二字詞曰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
為默々亦僅五十三

耳
言
七
遇鍾李二公夢

莆田一士以功名問夢仙曰明日所遇官即汝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叅皆其里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其官如此後止以明經領教職卒人始解之曰學中學裡總是先生蓋以聲命之也

李木夢譎語

一吏李木求夢木好譎因曰韓侯烏促促面上如火出以神姓韓而面赤黑也歸遠坐一轎子上夢神曰李木莫打乖老婆爛其鬪鬪顛也方言如此及歸婦正病瘵

林大中夢

莆田林大中宿儒也祈夢仙曰汝知五八之數如何算自謂四十方顯及期入試有馮太守業收卷而林為西席此必中之兆

頃之卒以數盡矣

鄧別駕夢詩句

子里先輩鄧朴家陽邏求夢夢有詩曰蝴蝶花間戲功名在竹
間不省己中正德丁亥楚書有簡公霄者黃邑令公舟往鄂城
阻雪過其廬意在談酌而鄧避不出啣之後公以大中丞節撫
浙而鄧方倅其屬郡九月菊盛開蝶飛滿扉守開筵集其寮方
訝候暖而軍門牒下乃部民訟鄧詞也始悟前夢即日解組竹
間簡也

趙觀察夢論語句

蘭谿趙觀察時盛宦閩中祈夢夢見一人誦論語曰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大喜以為必參知擢乎遂巡報至謂中彈文始知立
參之義

林狀元夢片犬字

莆田林環幼為諸生時祈夢夢仙童遺以犬頭肉半片是歲登科明年狀元及第乃知片犬為狀字頭為元也

康司空夢

莆田康司空太和求夢夢一和尚執一卷書乃知和尚書也

吳生夢

吳生求夢仙書牛田二字已而兩科不中更以前夢問仙曰何不加田於牛之上乎至嘉靖甲午始中

林學士夢金馬玉堂句

莆田林學士文未第時與二友人同乞夢夢各得金馬玉堂三學士之句以為皆吉後止林作學士而二友竟困諸生再往質前夢仙曰何不念下句乃悟清風明月兩閑人也明明尚不解

乎

莆王叅政鳳靈父夢

莆王叅政鳳靈父與朱愷之父同詣湖祈夢夢一人曰高步王宮難兄難弟大開朱戶元方季方已果同登而王之兄弟名次高於朱云

都玄敬父淮明謁夢

都玄敬父淮明謁夢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都父子失望已而吳冢宰寬延為塾賓而堂上張都玄敬序文適何中丞來謁見之嘉賞遂言於督學使所名大揚領鄉薦成進士至太僕少卿乃知所謂在何處也

鄱陽賀福州霖

鄱陽賀福州霖內子娠於家託其同年代謁夢夢冕者厲色而

言曰是福清非福寧遂述以告賀愕然曰衽席之言鬼神知乎
蓋別時與內子言生子名福清生女名福寧也已果生男

莆廖太守梯

莆廖太守梯未第時夢枯木高寸許以篋箍之回首又見日落
西山廖邑邑道士曰夢甚佳夫篋圈箍木乃困字也日落西山
無多日也先生困無日矣明年果登第

林方伯應標問諸子功名

林方伯應標問諸子功名至第六子方伯焯章夢有人誦子男
同一位已果至方伯

泉南黃生

泉南黃生泮登嘉靖庚子鄉薦問登第否夢見闕天第一四字
不省後歷官太平守郡門匾有此四字蓋太祖起自太平也

官亦止此

嘉興守托夢

嘉興守托屬縣尹黃獻可之弟以求子祈夢夢一和尚揪髮相打後以反命守不悅曰和尚何髮得揪此以無子嘲我也啣之亡何鞠獄有二僧至庭猶揪髮相毆蓋僧繫久而髮生方駭詫而街中張孫生子矣始悟黃尹弟言非謬云

泉南陳侍御讓夢

泉南陳侍御讓祈夢夢一人告之云前度劉郎今又來戊子解元劉汝楠而辛卯已知為已矣

長泰縣戴侍郎夢

長泰縣戴侍郎未第時祈夢得四字曰雙天西日至癸酉領鄉薦雙天癸字西日酉字也

福州林尚書夢

福州林尚書廷樞未遇時夢一牌扁上半大書一司字下半空
白無字後歷工部尚書乃大司空義也

莆進士黃金求夢

莆進士黃金求夢夢仙直語之曰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官至部
政五五致任大喜曰科甲聯登布政外僚極品五十五致仕足
矣已聯登皆驗觀吏部政五十五日而卒

莆吳侍郎大田徵時夢

莆吳侍郎大田徵時夢仙授四字曰有教無類不省己登弘治
甲子鄉科授學諭九載遷興府伴侍 睿宗 世廟潛邸經筵
日講又亡何扈駕入繼大統尋陞至侍郎廢三子有教無類始

驗

莆陳經魁祈功名夢

莆陳經魁祈功名夢云汝萬年方能中魁、不悅後癸酉乃萬曆元年始中

仙邑鄭瑞星夢

仙邑鄭瑞星少日其父為祈夢見石馬橋發火時橋久壞適邑令再造以木板為梁亡何有舖兵遺火燒之踰月鄭登科

莆有人求子夢

莆有人求子夢一架茶鍾該六個僅有五個圓者曰鍾無一箇後終無子

有一生祈功名夢

有一生祈功名夢夢見其母呼其名猪上屋已登第蓋其母呼子云是豚子高登也

莆陳副使

莆陳副使應魁少時其父卽中祈夢夢一巨石下一母鷄引十八雛鷄後陳於丁酉舉鄉薦名在福州石華嶽之下年僅十八時年戊戌登進士

莆曾令君夢鰲

莆曾令君夢鰲微時嘉靖丙寅年夢人言龍飛第一科其明年登隆慶丁卯榜比及壬申又夢人言龍飛第一科明年登萬曆甲戌榜一鄉一會適相接皆第一科

南安傅黃門

南安傅黃門凱使安南謁問使事夢孺子歌曰青草流沙六六灣不省及至夷欵宴間王以中國山河出對曰黃河濁水三三二曲傳卽以夢語對王大奇遂厚貽之

有人問功名

有人問功名上而甲榜下而乙榜成否曰上不成下不成因大憤後乃中戊戌進士上下皆不成也又有問者曰上不成下不平乃中戊午科不成不平也

宋陳僕射

宋陳僕射俊卿為布衣時謁夔夔曰在黃公度口乃過黃公度語之故黃曰我中狀元汝中榜眼陳曰何尊已而卑人耶黃曰然則汝狀元我榜眼也紹興八年黃果狀元陳榜眼時同謁帝帝曰卿鄉土有何奇黃對曰銀魚紫菜荔枝蠣蚶陳對曰地瘦松成嶺家貧子讀書帝曰黃不如卿即改陳為狀元黃榜眼公度前後之言俱驗

豐城涂副使未第時祈夢

豐城涂副使某未第時祈夢夢入古寺花色映簾泉聲滿戶壁
間有書唐人詩曰月華星彩坐來收嶽色江聲暗結愁半夜燈
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既覺悵然謂是不第之兆後科第
拜侍御又謂夢非耶亡何以廣南副使至海上一寺風景宛然
如夢前詩亦在其壁大詫不寐詰朝報至罷歸矣半夜燈前至
是始驗

姜解元鏡求夢

姜解元鏡求夢曰今年第一是你不中後場中題雖不中不遠
矣姜果第一

耳談類增卷之十六

史腔篇

寺僧悟禪語

張長年被詔

無支祁

金陵遺事

試卷飛入琉球

世廟朝詩對

宮人羅巾詩

虬龍冢

只遜

北闕星忌

皇姑呂尼

孝陵石龜

國初二事

錢飛

玉脂燈臺

連理迴文詩

斗牛

冰瑞

光祿寺酒柞工部銅簾

京師外城

夏文愍公

鷺黃

鄂城老儒

張文忠名刺

三倫諸許

吉安科甲

常開平諱

天星堂

銀星

朝廷出入大畧

湖廣改南卷

鄉試額數

本朝異擢

耳談類增卷之十六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除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叔求 梓

史胙篇

寺僧悟禪語

太祖高皇帝嘗微行過一寺見扮西廂記者曰空門安得扮此
僧對曰老衲從此悟禪曰從那一句悟對曰乃是怎當他臨去
秋波那一轉帝亦領之董太史談

皇姑呂尼

北城外宛平西黃村有勅建保明寺姑尼呂氏陝人寓此地正
統間駕出禦虜尼逆駕苦諫不可去不聽及蒙塵虜營上常恍

惚見尼陰相呵護皆有詞說後還轅復辟念之封為御妹建寺
賜額故又稱皇姑寺云自是凡貴家女緇髡皆居其中有寺人
司戶人不易入

張長年被詔

張長年國初者儒高郵人與徽郡鮑恂無錫余詮上海顧思誠
並為有司舉高逸皆年七十餘矣 詔見賜坐命為文華殿大
學士皆不就 上曰以卿等高德煩輔導太子耳免卿早朝從
容侍對庶不負所學何辭焉長年等固辭乃放歸田廩學士道
南贊曰粵自商山茹芝冥鴻寥落上下千載數人而已見高郵
志

孝陵石龜

孝陵神廟

高皇帝

高皇后神位在馬旁供桌有石龜大如

卯翠綠天然貯以紅篋可啓視蓋 孝陵本誌公禪師藏地
高皇因誠意伯占吉遂發藏移於靈谷而陵據焉龜其下所得
而地靈疑成者今其寺與 陵並為禁藥地守祀極嚴又以應
祀者夜往割蘆地曰火把洲皆以此其無梁殿猶是當時遺料
移時千人接手遙運如其制成又謂發藏時千人不能動 上
舉手助力 龍袍纜及行已如飛云

無支祁

古嶽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栢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形猶獼
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親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石
怪奔號旋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支祁龜山之足淮
水乃安至我 太祖高皇帝欲視之劉誠意以為不可恐裂山
海已卜占神正睡熟因縛鎖盈數舟而千牛拔之起僅如大犬

正統雜錄
狀甚穉醜恐其醒也急縱沉之山經地志豈盡誣耶

國初二事

相傳太祖高皇帝始造運船萬隻慮報者為浮價忽折驗一隻視釘板諸料因以估價故今船少一不足萬也又命匠染大紅袍段慮匠冒破忽一日鎖閉文思院令染之視料多寡以定則乃諸匠飲花汁腹中令料常浮可知其理天下之密而亦有法外之遺奸禁何能盡詳耶

金陵遺事

嘗在金陵見賣糖者皆鳴大鑼而鬻小貨者大傘皆紅以為問人曰昔高皇帝微行見糖兒鑼小召命之曰必大鑼內室始聞又見鬻小貨者傘召命之曰你照朕傘若此大始能覆數人故皆奉詔相沿至今上傘紅故油因之也

錢飛

洪武乙卯南畿御庫錢忽飛出側立于民間屋瓦上家家各以竹篾穿其孔或得一二十文又一日廣積庫銀每錠重數百斤亦穿庫屋飛出莫知所在久之有一書生夜行見田中光起異焉就其地標記而去明早尋標掘土尺餘見白金一錠大不能舉歸約十八人並力舉之上有廣積字衆分不得以聞于官官以聞上上曰此銀已失三塊此塊天賜儒生者也即命賜之其同掘者命給傭雇錢而已

試卷飛入琉球

景泰二年王威寧公越廷試時疾風吹其卷越失之因乞他卷成文奏上登第後琉球國得其卷遣使入奏張民部岷峨談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
風雨塵埃皆不能侵 御用必將之 駕幸香山寺摧璫瑾竊
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蓄逆謀以為已祥
暗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吃
噫聲越數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數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
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遲回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
觸邪猶是生類玉燈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劍騰空之類耶
語出李相君石麓吳貞甫謂維揚人皆能言之

世廟朝詩對

上自號天河釣叟命群臣賦詩某公詩曰紅竿百尺倚潢流獨
汎仙槎問斗牛北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鉤撒開煙水
三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大明收

獨為稱旨又一日出一對云洛水靈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
五還歸二十五數數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或對曰丹山彩鳳
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總成三百六聲聲祝嘉靖皇帝萬壽
無疆亦蒙賜賜浞川何進士文興談往已聞矣元始天尊乃
上龍潛時所祝禧之神及御極建元祐宮頗極尊崇所謂誠感
也

連理迴文詩

詩春夏秋冬各一首但十字成四韻迴文詩順讀連下四字逆
讀連上四字故成四韻其春詩是世廟首倡御製蓋是宮體
而夏秋冬則嚴夏李三相以次應制者也上固睿哲而三相
皆文儒又一時皆成都吁之盛或有之乎春詩曰鶯啼岸柳弄
春晴曉日明夏詩曰香蓮碧水動風涼夏日長秋詩曰秋江楚

鴈宿沙洲淺水流冬詩曰紅爐獸炭積寒冬遇雪風宛陵翁敬
子畏談

宮人羅巾詩

世廟宮人張氏恃貌不肯阿順匿閉無寵早卒殮於宮後宮制
凡強者必索其身畔索之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
監不早聞杖殺數人此庚戌年事都下盛傳詩曰悶倚雕欄強
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娥雨
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
雨露何

斗牛

西內海子中有斗牛即虬螭之類遇陰雨能作雲霧常蜿蜒道
傍及金鰲玉竦之上世皇齋居西內宮女以班侍行出過此

見必驚仆或有奔溺水中者官監以聞上曰此畜只宜處山後何為在此駭人乎是夜但聞趺浪跳擲之聲平旦視之湖水破裂委婉一道蓋已徙去矣自是出沒不過萬歲山後趙中舍常吉談

虬龍冢

大明萬歲山陰有虬龍冢云嘉靖初禁中猫曰霜眉美毛而虬微青色惟雙眉瑩然潔白耳善伺上意凡有呼召或有行幸皆先意前導而又極忠勤每伺上寢株橛不移上益憐愛之後死勅葬萬歲山陰碑曰虬龍冢楊脩遇忌主死曾不如虬龍以慧辨幸死有餘榮也

冰瑞

正德戊寅冬駕幸維揚河水方合上問冰何時解權璫彬對

曰立春後始解然尚有旬餘日上曰春迎之即至矣即命迎春于揚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盡泮萬姓駭觀歡聲動地貞甫談

只遜

在朝見下工部 旨造只遜八百副皆不知只遜何物後乃知為上直校鶯帽錦衣也

光祿寺酒柞 工部銅篋

光祿寺有鐵力木酒柞為籍沒沈萬三家物每柞或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甕工部有銅篋四一在節慎庫高可過人亦萬三家物又陪京內庫藏萬三烏木盆數房嘉靖間盜得之鬻于市識者知是庫物捕得檢庫始知其饒金玉滿堂自貽其咎萬三之謂然勝國亂後尚有此人今世重熙能有幾

北關 星忌

凡王都皆南面而蕭相治未央宮建東闕北闕故漢製唐詩皆稱北闕以終南山在南為火星避之也不獨漢闕凡天下藩郡邑於南皆避正子午或曲轉而成南皆火位也凡闕門而殿而宮皆止三進無四者四數亦火位也昭代兩都闕門皆正子午然南闕無幾何災北闕四災矣木經凡建宅必自內達外不得先門樓嘉靖中南闕重建五鳳樓諸門謂之不拘星忌則可耳因附吾郡星忌于郡學宮前城曰一字門以門外橫岡為一字文星故也西偏府治前清源門南向而逆曲轉避南也然正對武昌自其赤石新城成而其地無歲不火城之樓皆災焉始城曲轉又即開觀塘其前水赴火也今且堙塞盡其可乎

京師外城

庚戌虜薄都城之後 上銳意城外城議者謂時詘舉羸第自
南閔首事即一面之費而三面可類推 上猶謂不四面非王
制也太傅呂文安公曰城南民物蕃庶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
城南面衡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
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從之于時諸執政及
當事諸臣胥命請工所當 世廟時尚未詘惜未竟 上意而
京都單城不如郡國蓋失其時矣今欲城不亦難乎

夏文愍公

嘉靖朝上喜降紫姑仙一日夏文愍公以詩附箕上讀之大悟
明日持旨赦其妻蘇夫人還豫章詩曰交泰身逢舜沉寃禍起
秦平生只為國萬死敢謀身骨附要離日魂隨杜宇春有家歸
未得灑血控 楓宸

鶩黃

予往所蒞蕃育署首良牧林衡嘉蔬而蕃育者有鶩鴨鷄以供光祿所謂外光祿也而統於上林苑別有三監並其黨五十餘蚕食其中亦以前畜為內庭貢而統於內三提督予供光祿月鶩千五百隻鴨鷄半之三監以備內宴凡歲時八節宴享不齊亦有定額皆所宜供獨所謂鶩黃者冰天寒凝不宜孕育乃以火窖薰蒸成鶩所謂鶩黃而鷄伏之必百扛先期於除日予為集夫三百餘人內監將之為元旦之貢鶩必貯以篋籠裹籍甚厚金鼓旗幡迎至內庭上親視發分賜各宮有差然觸風皆死當此三元敷仁之始宋室猶有放生故事今無故殺數百命而一鶩之費營民或鬻一兒不可以已乎予常欲以疏請或謂傳自先朝不可然居臺諫之地者或不盡知或有伏蒲

折檻之時乎署即 皇莊不隸京兆乃勝國時沙漠地永樂二
年移山東西民填之有恒產無恒賦但以三畜為賦計營五十
八舊有鶩鴨城其時民皆豐樂華腴家有孕育辦之甚易今貧
刺骨無食不能養畜臨時皆鬻於外方必價三倍日有流徙舊
宅尚帶金壁盡成蒿村數十年後不知司署者何術也

鄂城老儒

國初鄂城姚某老儒也文行素著楚圍將鎖忽被 詔捉入為
試官後僅蒙 欽賞而已今其家遺有神影畫一人青衫騎馬
頭戴老人巾前有二皂隸蓋當時待之如此

張文忠名刺

大學士張文忠始諱聰以犯 上諱賜諱孚故其名刺生拜字
皆如常式獨孚敬頂紙後 上以賜自 上也

三倫諸許

廣東南海縣倫文叙會元廷試第一長子以諒解元登進士第
次以訓會元廷試第二少子以說進士天下稱為三倫河南靈
寶縣許進吏部尚書生八子讚戶部尚書陞吏部尚書誥南戶
部尚書論兵部尚書詩布政其家堂聯曰父冢宰子冢宰掌一
代之銓衡兄司徒弟司徒總兩京之會計國朝科甲之盛推倫
氏爵位之顯稱許家

吉安科甲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己未計六十科七百八十八人狀
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
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謚者二十五人

常開平諱

常莊簡諱四三安穆諱重五靖懿諱六六皆開平王其家諱如此

天星堂

天星堂在順天府後內地空洞上覆以格有郡國方位圖冬至日懸毛羽試氣氣盛其域豐次盛次豐予三試楚大驗

銀星

萬曆丁酉河內縣忽墮一星入地數尺掘出去外黑皮乃銀也重百六十兩寄開封庫諸孝廉北上過開封親見始出熱氣尚
丞丞然

萬曆庚子朝廷歲計出入大畧

王都諫希泉疏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四百五十萬有奇年未
意外之警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月約費餉

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餘兩又撥兵等費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又川中辦者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寶珠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餘兩又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八十萬三千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及昏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約共費十萬兩磁器節傳約費銀二十餘萬兩挑三仙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各省直災傷拖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積高筭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無所屑越安得而不殷富然皆洩之尾閭安得而不匱空濟虛之法惟有節之一字是為喫緊古稱滋節雖虛亦盈况非虛乎不節

二言表也
雖盈必虛况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二曰止營
建三曰趨大工四曰停珠寶五曰審採辦六曰發內帑諸皆對
症良劑而發內帑又無策之策勢所必至者又曰各監進過礦
稅銀四十八萬三千餘兩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銀並加罰
等銀共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五百餘兩積誠多矣又萬曆六年
奉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訖今二十二年約四百四十萬
兩蓄誠厚矣以 皇上萬國九州則為萬國九州之用宸居重
建國寶邊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
以為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
而成大寶則泉流而澤通財散而民聚竊謂若此疏得經 宸
覽恐不待語畢而捧君著龜而奈何其不然也愚謂管子有言
欲為天下者必重視其國欲為國者必重視其民欲為民者必

重慰其心又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量度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今民力竭極而慾益滋其奈何而求安治也齊桓侯以疽發之日而為受病之始為扁鵲者得無逃乎

湖廣改南卷

國初會試卷不分南北而北方中者甚少後乃分為南北中湖廣先是中卷正德辛巳科會元張公治茶陵人廖公道南蒲圻人顏公本隨州人周公瑯蘄水人其第五亦楚人考官笑曰此湖廣鄉試榜先是帝星明於江漢故世廟以此歲由興藩入繼大統而四公魁選又應文星雲龍風虎理固然故改湖廣為南卷而鄉試亦增五名張公嘉靖中為首相廖公學士

鄉試額數

國朝鄉試兩直隸各百名浙江江西福建各九十湖廣八十五此外漸少矣兩直隸各加國學三十名又雜行五名不拘僧道官吏各省來者皆可中之故曹鼐以典史解糧赴京中止直鄉試而廷試為狀元今雜行無中者徃歲北直革冒籍舉人五名而五人亦無言豈未諳故事耶廣信府原屬浙江後乃改屬江西故江西添為九十五名而浙江之額數不減湖廣增為九十與浙福同非謂猶亞於江西也

本朝異擢

徐興祖井泉俱以厨役授光祿卿杜安道洪觀俱以櫛工官太常卿禮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卿鄧常恩趙王芝凌中俱以方術進顧玘由巫師官太常卿蔡春王興宗皆皂隸也官至布政使萬祺本吏員以推命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金忠以卜術

原缺

耳譚類增卷之十七

勝志地理居室篇

大安里

朱尚書河

空中樓閣

太白樓

陝貢院諸遺

晝盡溪

廬山太平寺廢鐘鼓樓

淮河水分閘

南后松石小景

登太和捷道

衡郡為樂土

字山

松風石

鐵樹宮火

黃鶴樓重災

景州塔

句容玉帶樓

河曲火山

折家山內諸聲響

石獅子字

大理石花字

大安寺壁字

聖人泉

嘉定井

覺明泉

雷繪地作梅花

裙帶中火出

小人頭地中手

瓦棺

雲囊

素山觀音掌

石門洞壁

諸葛泉

李參家片異

閨中鐘

霹靂破石

火光芝瑞

碧莽

長風沙水步

耳談類增卷之十七

黃岡

王同軌

著

滁陽

夏守成

校

繡谷

唐晟

叔永

梓

旌志地里居室篇

大安里

成化間華容陳進士良弼令袁州之萍鄉治東五六里峭壁綿
密無徑可入公偶過其下見芥一片流出疑其中有人即令鑿
險開徑迤邐入窺之中皆美木良田清涼蒼蔚別是一區廬舍
器物不甚類而皆粗具居民數百家餘饒不爭忘機旅聚不知
歲曆官長亦不知其所始互相嫁娶熙熙皞皞也陳問知有
大明正朔乎曰但知花開為春葉落為秋不知正朔不知元安

知明公聞大為除道與通往來正經界均租賦一切治以邑法
開里名曰大安入居者漸衆秀者成青衿今四方賣草席燈草
皆其中人皆能言其初始白明經維茂談亦見邑志今夫盆石
孔竅如孟如卵如粟以人視石瞭然大小四海之大一邑之小
一區之秒自天地視之安知其不如人之視盆石孔竅孟卵粟
也特囿于其中者不見耳故齋睫有伏尸之戰并斃自誇其大
所謂語小莫能破者也武陵崇在莼花大安崇在芥葉鑿混沌
之竅而續鳧頸之短皆失其天矣往謂武陵為仙子謂世必有
此隔限一區何仙之有證以大安益信皆必以避秦入而開天
也故二事正可作對而武陵迷路其真仙矣因作二絕詠之曰
莼花幾誤避秦人芥葉仍開古洞春自此煩勞異清靜誰知隔
世育通津其二峭壁摩天界兩疆彈丸世界自羲皇無端芥葉

隨流出引得頭顛盡雪霜

朱尚書河

由淮入新河所謂朱尚書河也堤柳與清波掩映纜夫獲之如
砥堤外皆良田以障水而堤蓄洩之故也魚蔬之利亦擅一方
土人祀之伏臘香火極嚴可謂利澤百世矣尚書名衡江右人
予為作歌曰新河波光苔不及密柳高堤纜夫入下視遊魚上
鳥集遠外群峯紛拱揖灌溉菑陂玉為粒有寧蓄洩鯨噓吸青
蔬一肩博錢十網魚羸饒快供給頓成陸海稱巖邑何不移家
占尺籍漢室廣利千金渠宣房之歌仁智俱茲誰所為朱尚書
尚書往矣名不虛即屋上烏愛有餘河渠書者斯人手

空中樓閣

渾源州倒馬關外有嶺峭削千仞漢武時于壁上鑿孔橫攢巨

木作基因而重疊架樓三座鉅麗巍峩上接于天下不在地所謂空中樓閣復在巖唇半為所覆兩日不及歷代及明嘉靖間重脩真天下大巧而異觀也架棧曲屈為道而上虜騎至則去棧故不經兵火王汝明廷溥嘗所遊談

太白樓

太白樓以賀監為邑而青蓮造之也因其飲地以其客名名樓實則二難可弁髦賀監哉予作詩並美賓主稱二難焉曰宰官能賦本瓊琮上客清筵昔此逢孺子足當高士榻泰山欲並丈人峯二難何惜輕停騎千古猶嗟好似龍濟水自環山自削樓中翠竿好後容

陝貢院諸遺

陝之貢院猶是唐貢院堂扁禁龍附鳳四字猶稱集賢院學士

虞世南書其舊也未央宮斬韓信地有臺趾其地草丹獨異他處明妃冢草青而淮陰死地其草丹必有所以感天地者曲江水涸成陸桑田滄海變遷因此唐陵屬醴泉縣當時將相學士皆附葬其傍君臣相從遊於地下義何其厚我聖祖治鳳陽陵不除旁冢曰此我家舊隣里王言何其偉與

卷盡溪

卷盡溪溪水於橋左非有山林掩映而水成卷盡染色湛綠可鑑過橋淡白大異

廬山太平寺廢鐘鼓樓

廬山之麓太平寺鍾鼓樓建自隋唐其製甃夾墻如方井中開二門而上下疊蟠以登皆有窓通明至易簡而至巧較之作塔費僅什一耳故巧匠莫如古其巔架木為樓以貯鍾鼓今廢獨

其甃砌存予過之有詩曰臺起如方井中空寒峭然入從兩戶
入千級疊相旋觀者不見級入者前後聯鳴鍾與考鼓層樓壓
其巔懸知鍾鼓聲飛鳥為迴遭高危鬼所忌樓摧隸歲年空餘
古甃臺堅好猶足憐因思巧哲匠孰與古人偏檀那復為誰鴻
毛擲金錢當其甃構時意氣傾里廬今皆委朽骨名姓無題鐫
給園皆廢滅何能侈平泉咄咄李相國作訓思保全

淮河分水閘

淮河分水閘適當兩都之中而水東北分注之朝于兩都蓋督
亢地也予過之作詩曰兩都中作柱東北水為分既以歸瀛海
還因注朔雲朝宗隨漢轉拱極視星文若比河如帶偏能逸
聖君

南巖松石小景

太和諸峯無不刺天景皆殊絕邇來始入伯玉元美諸記足稱
雄諸岳入稱南巖景紫霄杉遊五龍不歸家予得再徧遊之不
賢者識其小嘗在南巖得一石石拔地躍起席平懸巖絕壁
納萬壑壁前千仞樹蘿錯織如綺上建亭子簷際古松數株生
濯濯石上不知根所入處攢柯交蔭暑日當不得侵獨一株起
亭礎間根與石稍凸起可坐而偃曲避簷出復拗節直上回柯
內向松鼠山鳥聲象皆異晴晝雲色洒洒露着衣袖大是勝地
一丘可老那得董北苑圖寫置我齋壁供宗少文卧遊令時時
神往也所以僻故人所罕到遊僧丐子日夜麝集點浣清界
凡天下夫所擬皆若此矣

登太和捷道

太和磴道陡削峭峻亦開道者故以險難人後山道險不若是

人亦鮮知歲壬申予偕九客往家弟倫肥重畏履峭至杉木林
忽改道向後山予不能捨廻與從之菁棘空靜水潦不治屢為
道迴忽遇一人有干戈一束蓋盜也又忽莫知其所去道上糞
糞雜禽獸毛所成人識是虎糞為之凜然行漸高入翠薇常見
連樓四五層皆倚絕壁縣建而其中老人禿頂龐眉凭欄下視
人謂多百餘歲人真玄脩得道者非鬧中乞食偽稱長年者也
久之與直達紫金城飯琳官洗沐畢陞謁瞻仰已凭前欄見與
偕諸君曳鎖杳靄聞爰始至日盱矣往者皆是祈嗣次年予生
子淳小字玄佑九人皆得堆

衡郡為樂土

諺云衡皇永帝謂其闕大也予嘗遊衡郡獨佳其俗之美以在
岳麓多雨不旱常年十錢得米斗餘得蔬一肩黑笋肥蕪如土

錫其產酒戶萬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九筵會諸家輪辦之薪
炭煤山積而冬不寒大槩不爐不綿五嶺三吳舟車通利財貨
不滯行賈之利賈失利以煤船東下並船鬻之輒能振起民淳
士慤尊吏自愛俗沿朴儉器尚陶匏西湖寺老僧不識予所着
菑褐潞紬常見人家以茶薦客置蜜菓一枚于孟中而無茶主
人孟中並菓無之逋逃易聚不出市無丐子然亦鮮財力薰天
之族伍憲使子謙家不異布素太史公傳楚器竊偷生而無積
聚無千金之子亦無凍餒之民衡實似之宛然畫筆乃又南阻
洞庭非戎馬必爭之地西連劔閣為瞻烏靡定之資昔阮籍愛
東平風土張融亦思晉平閑外避地避世卜居卜隣所不能忘
情者予去衡嘗有詩懷其地曰莠都存筭路朴畧自虞陶不賈
賢常裕為儒氣不驕帶霜風土燠多兩稻梁饒浮海今何適移

家且避囂此衙之為樂土也永寶諸郡在魯衛間矣

字山

瑞州高安縣字山一曰龍珠山削壁高峻有倒寫以易二字白質黑文高廣皆里許而又端楷不直近似故山以此名其天地自然文乎靡丞胡孟弢談

松風石

武宗時夫餘國獻松風石聽之常作風聲故鄭善夫詩有乃知此石有神靈四時常帶松風聲

鐵樹宮火

豫章鐵樹宮嘉靖末造忽有着緋人從天乘雲而下坐宮之上始一童子見之數日闐闐間人無不見者又數日火無故自發宮為灰燼豫章文孟宗侯談

黃鶴樓重災

丁酉十月四日之夜黃鶴樓重災火起城外小家會頭風大吼
火乘其勢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皆灰燼鶴樓從雲中鼓
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遠邇股栗然蘆堆茅宇相逼
輒又皆不焚先是江夏令新都葉公憂赤髮鬼侍案頭又于卧
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
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巖有石碑為昔人文字不知
何由放光如烟鏡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
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為祥竟不測其義矣災後予
過鄂有詩和諸公之作吊之曰祝融肆青赭蓬萊縹緲危樓盡
化灰幾朵紅雲從鶴馭一時赤甲見龍來畫梁天上銷文杏玉
笛城中斷落梅阨運仙人逃不得層梯曲檻有餘哀

景州塔

按塔在開福寺前級十三高二十二丈濶八丈隋文帝時建定
州志云望夷塔一在景州是也相傳下有海眼通潮故大石板
覆之於內近代石損發視上狹下寬如覆斗狀砌極工緻石皆
五色中有方臺凸起圍繞小石佛千百蓋昔以藏舍利者又謂
有金棺為僧所私今已蓋藏滄州獅子高二丈中可行車與光
鐵菩薩及前塔同稱皆在河間郡

句容玉帶樓

李相國石麓公徵時讀書於句容其寺小樓中作詩付僧曰予
異日腰玉當以玉帶鎮山門後登進士第一作相亦忘之而僧
至是始以前詩來謁公時公即解玉帶以授故樓遂以玉帶名
今詩與帶俱在遊者必索觀焉

河曲火山

太原之河曲東數里有火山今儀部李文虎為人邀遊其地抵
嶺見山裂有數寸青草蒙茸炙手可熱以乾草投之火焰飛出
因以煖酒暨炙肉煙焰烈燠矣而草又何蒙茸不焦異矣古稱
熒臺或即其地儒者之言曰地動而坼火自坼中出氣之搖輾
輒摩者為之耳此何嘗搖輾輒摩地中有水亦有火皆其性燥
濕為之所自有也博物志臨邛火井人投竹木以取火諸葛公
視之火轉盛熱入以家火即滅不燃益足徵矣

折家山內諸聲響

崑崙折家祠山本折太尉御鄉之祠御鄉仕宋有大功因賜祠
遂以名山李文虎家先營在焉歲癸巳三月樵牧者忽聞山內
有水聲波濤涵湧若將流出又數日若金鼓聲又數日若環珮

聲又數日若萬馬奔騰聲倏忽幾更觀聽者如堵莫可推測文
虎為文祭之凡三月而止文虎談

石獅子字

松江府門首石獅子一對傳自古昔其東邊獅子右腿黑質白
文乃是筋脉所成松江府三字乃曹孝廉介人談謂已生長其
地未及察視後見蓬窓日錄載此遂往視之果見松江二字犁
然天文但府字稍成形象耳松本作淞宋代以累傷水去傍水
而石字已先之矣

大理石花字

揚給舍言謫理黃郡嘗謂予其里姻家藏一大理屏黑質白文
成梅花一樹繪事所難工其墮片紛紛撼風輕颺觸目生動樹
下一巽字端楷類趙承旨書非他可及時陶懋中郡丞同聞頃

在京子談及猶為贊歎

袁山觀音掌

袁山縣北山寺之前皆連峰嵯峨及諸岩洞上橋石下垂如人掌五指犁然好事者因鑿壁成觀音像以就其掌曰觀音掌園博江右王寵渚談

大安寺壁字

西陵三十里外大安寺石壁黑質白文成顏氏地位四字瞭然天成其邑周柳塘先生題其峰曰卓爾國博吳明襄談其邑事

石門洞壁

夷陵石門洞右削壁千仞極高處有月下張僊到此遊七字大徑尺地非足跡可到書至千古不滅理不可曉夷陵羅太學化

談

聖人泉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而泉滙其上曰聖人泉其下行者呼曰婆婆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即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即止劉正叔談以其尊人宦地

諸葛泉

成都諸葛祠前有古井常聞其內有雞鳴聲適輜軒使宴集其地令卒腰繩下窺之井上圓鏡而下方敞盡數繩見洞壁有鐫字皆諸葛公書即索楮墨摹勒以上復見日光射處諸葛公危坐彈琴侍者及鷄犬皆白重下摹勒壁字則水湧平井不得入矣張岷峨談

嘉定井

嘉定民家開井四丈無水得一石穴下以鋤撞之破其中堅鹵

水湧出其人亟出得免水浸中庭高尺許衆謂必遭墊溺有一
垢衣道人過之云無事以雞籠蓋之止如其言果漸退不省何
術王元禎談

李參家井異

武昌府對門有藩司掾李參家一智井久未汲丁酉冬因令人
澆之下輒死死者凡三人以為不祥將塞以土而先以板蓋其
上一夜忽自湧土塞滿乃又黃土為其地一方所無不知所自
來觀者傾市人其地邇黃鶴樓正其穴後復有此異澤國本蛟
龍窟宅或其中有物忌下靈犀之照而令鬼工塞函谷耶故曰
聖人有所不知必此類也

覺明泉

泉在滁陽幽棲洞殿傍高山之上名僧月峯始闢剎建殿工作

苦無水飲僧卓錫泉出味色兩絕人因以其名名泉曰覺明山下有紫薇泉較他泉每石重五斤此泉較紫薇泉重十斤以釀自石髓也僧苦行飯衆日百人禪義了會可佩空門印矣

閬中鐘

蜀閬中縣沙灘鉄鐘半出土上江漲消長不一而水痕常在故處不為增減令君某掘取至十丈鐘猶在焉遂止鄂城周濟衆尉其縣所談

雷繪地作梅花

姑蘇一富人韓某暑月坐室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數刻始去其人驚死復活乃室中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此何以成者哉願朗哉談

霹靂賊石

姑蘇一鄉民暮行田間會雷起從其頭面過擦斷其所裹巾邊驚仆殊不死乃於所仆處得一霹靂礮石理極細至今藏之為玩朗哉談

裙帶中火出

先朝張給舍請之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摺至梳上晶光紫落凡三四見或謂是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必吳綾所謂油段也歸時被酒蒸藿所致非也家兄嘉甫解衣常有之或梳頭自髮髻中出此陽氣茂熾之驗非貴徵則壽徵也滁陽夏太學克家謂萬曆丁丑秋在後湖見同舍生施宗孔火星自其解帶脫衣時出其光成團旋拂旋起上侵頭面然着身不焚墜地則散又孫心唐亦然後兩生皆無他但受朴於大宗師耳偶讀博物志謂聞戰死亡之處

人馬血成燐燐久着地及草木畧不可見人觸者體便有光拂拭分散無數甚有細咤聲如炒豆或有於梳頭脫衣出者亦有咤聲此固張茂先語若積油致火云則無此理或近之然諸人何得觸燐而兆昌熾者多姑識之

火光芝瑞

大司馬王公崇古腰玉之時衣上火出撲之不滅乃大中丞曾公銑被逮之日亦然芝瑞瞭然矣乃侍御陳公世寶按江西日院柱生芝五色爛然諸司稱賀未畢而公卒何仁仲談若然吉凶之兆皆未能定然君子道其常所謂貞勝兩事終為瑞耳院芝其別有兆耶

小人頭地中手

慶曆之間自崑山至太倉竹節多生小入頭又簡村一婦人至

園中擲蔬地中忽出一手長三尺許手背綠色手心純紅牽婦衣婦大呼衆爭以鋤擊之得解追救婦甦而後失手所在未幾簡村罹大水民多漂流

碧葬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欽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萇弘之血義耶新郟汪公幹談

瓦棺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為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閩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記載之

正論卷之六
此則在川中者也或謂是芻靈之類古以殉葬者而枯骸即以骨治之與殆不可曉也

長風沙 仄步

水邊地可耕曰沙金陵有白沙陳白沙是也徽有錦沙而楚則長風沙佛經有毗沙瓶沙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鷄鵝洲對岸有炭步六合有仄步

雲囊

臞仙者寧廢王之先王也多執好文無善攝生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聚稠雲三十囊以歸結小屋曰雲齋障以簾幕每日放雲一囊令四壁氤氳裊動如在崑洞有詩曰蒸入琴書潤帖來几榻寒小齋非嶺上弘景坐相看貴人嶽嶽乃有此清味哉弘景行山中常聚雲囊內遇客輒放之為贈其曰不堪持贈君以

其人遠耳謝遜甫談豫章王孫好於春臘以梅花苦蕾蠟封之
置盂中令其濯熱溶化花片片浮出真雲齋佳品豫章清事也